



独角兽传奇

刘敏庚 著

1.5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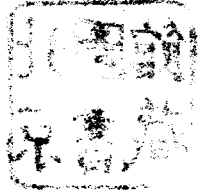
独角兽传奇
刘敏庚

*

法律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发行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.75印张 50,000字
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 00,001-50,000
书号: 10004·014 定价: 0.48元



内 容 简 介

经公安局预审后，人犯李振春承认了自己为抢蘑菇而杀人的罪行。他的案子被移交到人民检察院。细心的女检察员方菲接案后却发现，罪犯杀人不是为了抢劫，而是为了强奸！杀人凶手不是李振春，而是另外一个她并不陌生的人……

小说围绕着方菲办案的过程，出人意外地展现了一场曲折复杂的斗争。在一个大雪纷扬飘落的夜晚，这场斗争进入了高潮。作者以饱含情感、催人泪下的文笔，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检察员的形象。

夜。

淡蓝色的雾气笼罩着县城东关的小火车站。

二十三点零四分，一列客车拖着暗哑的汽笛声进站了。按时刻表，它只在这里停车两分半钟。

突然，月台后方几百公尺处的货场里，闪出一个人影，他腾身跳过栏杆，窜过铁道，从列车尾部绕过来，蹲在黑影里张望了一下，便悄悄跳到了月台上。接着，他放慢脚步，从容地走向了第九号车箱。

当离车门只有两三步远的时候，他再也装不出从容的样子了。他往前一窜，便握住了车门的扶手，几乎是同时——

“李振春！”

身后传来的一声喊叫。

李振春惊叫一声。跟着，一双有力的大手掐住了他的腕子。

李振春被两个身材魁梧的公安人员押着，走过月台，穿过检票口，走向停在火车站前的警车。冷汗一滴一滴地沁出了他的前额。他感到自己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！

在极度恐惧的重压下，他骤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空的躯壳：头颅里是空的，胸腔和腹腔里也是空的。

完了！什么都完了！

警车在柏油路上飞驰，前面是什么？看守所、法庭、监狱、刑场……那一切，那千方百计想避开的一切，都在无情地等待着他！

他把头深深埋下去，眼睛盯着腕上的手铐。

自打头一次掏了人家的钱包，他就和手铐，和这些戴国徽、穿警服的人结下了难解的仇恨。

他们在他们面前可怜巴巴地做过哀求，顿足捶胸地下过保证。然而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，就在“哀求”、“保证”的同时，一种刻毒的仇恨之情，不可遏制地在他心里滋长着。

此刻，他心里想着：等着瞧！你们不给我好果子吃，也别想从我身上挤出甜饽饽来！

李振春想着，把头更深地往下垂去，用鼻子凑近被香烟熏得发黄的手指，狗一样地嗅着指尖上残留的烟味儿……

二

经公安局预审后，李振春承认为了抢蘑菇而杀了陆松林。他的案子被移交到了市人民检察院分院。检察员方菲接下了这个案子。

方菲已经五十岁了，可她的举止谈吐，总使人觉得青春的活力并没有从她身上退去。养花和雕刻是她的业余爱好。她认为，这可以增加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；而对生活的热爱越强烈，对罪犯的仇恨也越强烈。检察院的老同志都知道，方菲能保持住对生活的热爱是十分不容易的。在她的心灵深

处，有一种难以忍受的隐痛——文革中的动乱，使她失去了儿子小佳。以后几经寻找，也没有消息。

通过仔细阅卷，方菲感到李振春这起因几个蘑菇引起的突发性杀人的案子，并不那么简单。她对年轻的书记员裴佳说：“我发现了一个细节，很值得研究。”

方菲说着，把案卷递给裴佳：

“你看看卷里这份询问田翠兰的记录。”

裴佳接过卷，认真地把那份询问记录看了一遍，问：“您感兴趣的，是哪个细节？”

“这里！”

方菲在卷上指了指。裴佳便念道：

“‘问：田翠兰同志，你发现陆松林倒在地上的时候，是否注意了现场出现的其它可疑情况？’‘答：有可疑情况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刚拐进胡同口的时候，看到前边有个人影，慌慌张张地跑走了。接着，我便看见松林倒在地上。’‘问：你看清那个人的样子了吗？’‘答：我只看见一个背影，而且，一晃就不见了。好象是穿着蓝上衣。’”

念到这里，裴佳说：

“那背影就是已经逮捕归案的李振春呀！这一点，李振春在预审的时候已经承认了。”裴佳说着，翻开预审卷，“您看，李振春说：‘扎了陆松林以后，我就跑了，可没跑出多远，我想起刀子丢在现场了，我怕落下证据，就回去找刀子。刚把刀子找到，对面胡同口来了人，我就跑了……’李振春供述的情况，跟田翠兰谈到的情况完全一致。那个背影，肯定就是李振春！”

方菲说：“起初，我也认为，根据李振春的供述，完全

可以认定，田翠兰看到的那个背影就是他。可是你看——”方菲把案卷翻到证人证言部分，指着其中的一页，说：

“这份看来不十分重要的旁证材料谈到，李振春曾和一个叫小八子的人赌博。小八子输了。李振春就逼着他脱下新买的灰色猎装上衣，顶了赌账。而李振春又供述，他在做案的时候，穿的正是这件猎装上衣，做案后，因染上血迹，被他烧掉了。”方菲略停了停，“这样，通过衣服的颜色，我们有理由怀疑作案的不是李振春一个人！”

裴佳吃惊地瞪大了眼睛，说：“老方，您的心真细！”

方菲说：“应该感谢公安局搞侦察和预审的同志。现场在胡同里，田翠兰的呼救，引来很多人抢救陆松林，使犯罪现场被破坏。这给公安局的侦破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。我考虑在提讯李振春之后，马上就把情况告诉公安局的同志，和他们配合起来，把问题彻底搞清！”

三

提讯开始了。

在问过姓名、年龄等照例要问的项目之后，方菲先让李振春交待犯罪经过。

李振春十分流畅地把预审时的口供重复了一遍：

“那天晚上，我在胡同里遇上了陆松林，我找他要蘑菇吃，他不给。我动手夺他的篮子，蘑菇撒了一地。他急了，给了我一拳，我也急了，顺手捅了他一刀，没想到捅在他心脏上，人是我扎死的。我承认。完了。”

方菲有意停顿了一下，没有马上提问。她知道李振春此时每一根神经都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。她故意先问了一些已经在预审中肯定下来的问题。这些问题，都是李振春不加思索便可以回答的。

“你做案是在什么时间？”

“晚上，八点多钟。”

“地点？”

“公社卫生院左边的小胡同里。”

“你使用的是什么凶器？”

“一把大折刀，黑把儿的。”

随着这一问一答，李振春那处于紧张戒备状态的神经，不知不觉地渐趋松缓。从方菲的问话里，他得到的印象是，这位女检察官只是在照例核对主要事实。

几经问答之后，方菲在这些寻常的问题中，插进了带关键性的问题：

“做案时你穿的什么衣服？”方菲的语调很平淡。

“猎装上衣。”李振春的回答很自然。

“什么颜色的？”

“和裤子一样，灰派力斯的。”

从李振春的神态和语调中，方菲确信，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，并没有察觉提问的意图。正因为如此，他的供述是可信的。

至此，方菲进一步推断：李振春做案时穿的是灰色猎装。田翠兰看到的穿蓝上衣的身影，不是李振春，而是另一个案犯！

然而，李振春为什么要包庇同伙？那参予共同犯罪的罪

犯又是谁？

方菲预感到，只凭一两次提讯，想搞清这个问题是困难的。她决心先逐步摧垮李振春心中的防线。

“李振春！”

“哎！”

“你是在做案之后的第二天被逮捕的。被捕前的这一段时间，你回过家吗？”

李振春很干脆地回答：“没有！”

“那你躲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到处乱钻。没有准地方。”

“被捕前你都接触过什么人？”

“没接触什么人！”

“做案的那一天，你进行过赌博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么，被捕时，你身上带的那笔钱，是从哪来的？是谁向你提供了外逃的路费？”

李振春一下子哑巴了。

这时候，他才明白，自己是被方菲抄了后路。使李振春暗自庆幸的是，方菲没再在这个问题上追下去。

“做案后，你把凶器扔在什么地方了？”

李振春好不容易从死胡同里逃出来，松了一口气，忙说：

“凶器，我扔在八里庄的养鱼池里了。这错不了。公安局已经根据我指的地点，把刀子找到了！唉！”李振春叹了一口气，趁机表白道，“您说，我都到了这份儿上，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？我杀了人，不管怎么样也得‘冒’了我。您

想，我身子都掉在井里了，耳朵还挂得住吗？我现在是绝对老实，没必要说假话。您说是不是？”

方菲紧盯着李振春的脸，没有讲话。此刻，方菲看到的是一张貌似哀怜，内含狡诈的脸。它那故意向下撇的嘴角，与那上了发条似地左右乱转的眼珠，是那样不谐调。

“那凶器是你亲手扔到养鱼池里的吗？”方菲的语调开始严厉起来了。

李振春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，忙不叠地说：“当……当然是我扔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扔的？”

“当天夜里。”

“扔在养鱼池东边还是西边？”

“东边！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！在一棵大柳树下边扔的！”

“养鱼池东西有多宽？”

“没量过，大概有五十米。”

“不是五十米，是二百五十米！”方菲在一串连珠炮似的发问之后，一字千钧地说：“凶器是在距养鱼池西岸八米的地方捞到的。这就是说，你站在东岸向西扔，把刀子扔出了二百四十多米。是吗？这可能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记错了，我是从西岸扔的。”

“西岸根本没有什么大柳树！”

李振春浑身冒了冷汗。

方菲说：“李振春，你在供述中，有重大隐瞒！你先回去考虑！”

李振春被法警带了出去。

“老方！”裴佳焦急地说，“眼看李振春已经垮下来了，您怎么不往下问了？”

方菲沉思了一下说：“……他不会轻易交待的。”

裴佳说：“那我们……”

方菲收拾起桌上的卷宗：“到发案的现场小旺庄去！”

四

小旺庄地处山区，是个有五百多口人的村子。比起熙攘喧闹的大城市来，这里真是清静极了。除了偶而传来几声淡淡的鸡鸣狗吠之外，几乎听不见任何声响。

方菲和裴佳进庄后，没走多远，迎面看到一棵古槐。它那疙里疙瘩的树身，恐怕七、八个人也抱不过来。抬头望一望，那苍劲的枝丫，盘龙走蛇，百态千姿。树下有一块牌子，白底黑字，写着：唐槐。

一位老人正靠在树身上晒太阳。

他鹤发童颜，双目微合，象是已经睡着了。

“老大爷！”

方菲轻轻叫着，好象怕惊了老人的好梦。

“大队办公在正街南头！”老人眼也不睁地说。

裴佳感到十分惊奇：“他怎么会知道，我们要去大队？”

方菲冲呆里呆气的裴佳笑了笑，便对那老者说：“谢谢您了。”

方菲和裴佳刚刚转身要走，那老人又说：“可眼下大队

没人！你们有事就朝我说吧，我是专门在这儿等你们的！”

这下，连方菲都感到莫名其妙了。

这时，老人已经站了起来。看样子，他已年过七旬，但一双眼睛，目光炯炯，清澈有神。

老人声调朗朗地说：“昨天，县里来电话，说市里要来人研究这棵唐槐。说是要弄明白，它为啥活了上千年。过去，讲‘风水’。眼下，得说啥气候土壤条件。依我说，还得讲‘村风’。天让它活，地让它活，人要是不让它活，它也不能从唐朝一直留到现在。您说是不是？”

老人掏出烟袋，实实在在地装了一锅儿，擦着了火柴。显然，他的话匣子已经打开了。

裴佳想告诉老人，他认错人了，方菲却拦住了她。

老人吐出一口浓浓的烟，亲热地在树干上重重拍了几下，说：“为这棵树，村子里真刀真枪地打了好几回架呀！为啥？咳！街南几十户姓田的，把这树当神，每逢腊月三十，都要烧香上供。可是，街北几十户姓李的，却说这树是妖。说姓田的烧香上供，是想让树妖给姓李的人家降灾！现在说起来，是个乐子，可那时候，真打，真死人哪！……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姓李的成了一派，他们往这树洞里填炸药，安雷管，说是要崩倒它，破‘四旧’；姓田的这一派知道了，来了八个大小伙子，手拉着手，紧贴着大树站了一圈儿；姓李的点着了引火线，姓田的小伙子硬是不撤！眼瞅着引火线冒火带烟儿地往上着，不大的功夫，火头儿就钻进了那填了炸药的树洞。人们的心揪得紧紧的，觉得，这下全完了。谁想到，那炸药却没炸！人们正奇怪的时候，就看见从那树洞里伸出个小脑袋来，那是个刚脱下开裆裤的孩子，他

把引火线给掐灭了。这孩子不姓田，也不姓李，姓陆，叫松林。后来长成了个挺有出息的小伙子，头些日子叫人家给害死了！可惜呀！……”

老人侃侃而谈，方菲默默地听着，很少插话。

显然，老人是这个村里一棵会讲话的“唐槐”。他从田、李两大姓之间的关系，谈到了村里的趣闻轶事。

如果说，在走进村子之前，方菲只是看到了一团迷雾，那么，老人的话，是引着她走进迷雾中来了——从老人的话里，方菲得出一个结论：这村里所发生的每一件大事，都与田、李两大姓之间的矛盾有关。那么，陆松林被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田、李两大姓之间的矛盾，会不会成为查清案情的障碍？……

方菲辞别老人，来到了大队办公室。

这是和农机站、牲口棚相毗连的三间简陋的平房。屋角里，摆放着每一个大队办公室都有的“标准设备”——一台扩音机，和一部摇把电话。靠墙的地方支着一张木板床，上面卷放着一套公用的被褥。屋里的一切，都散发着浓重的旱烟味儿。

屋里没人。

方菲刚想退出来，找个人打听一下，一个模样敦厚的中年人走了进来。

“你们二位是……”

中年人摘下头上那顶干净的蓝呢子帽，有礼貌地向方菲发问。

方菲说：“我们从市里来，找大队负责同志。”

“有事朝我说吧，我是大队的会计，叫田得雨，今天该

我值班。”

裴佳把介绍信递给了田得雨。

田得雨只在介绍信上溜了一眼，便回手扭开了扩音机的开关。透过带散热孔的挡板，可看到电子管里的钨丝，渐渐发出了暗红色的光亮。

“这事得找大队书记，请等一下。”田得雨说着，便转身走了出去。

约莫过了两分多钟，他又走了进来。他没有理睬方菲和裴佳，直走到扩音机旁，一手抄起话筒，同时用另一只手拧动了音量旋钮。

方菲心里猛地一动，紧走两步，走到了田得雨身旁，似乎是漫不经心地翻看着扩音机上一本破旧的书。

“九龙叔，九龙叔！”

田得雨对着话筒喊起来：

“九龙叔，请马上回大队！市里来了两位女同志，她们是……”

没等田得雨把下面的话说出来，方菲已伸手把扩音机关上了。

“您……”田得雨不解地望着方菲。

方菲说：“我看……还是我们自己去找他吧！”

“这……”田得雨支吾起来。

方菲和裴佳起身向门外走去。

方菲心里对这个田得雨画了个问号：显然，如果不是自己关掉扩音机，田得雨就会借喊人的机会，通过扩音器，把市检察院来人的事，嚷得全村都知道。他是一时疏忽，还是有意这样做？他提前打开扩音机，又走出去，分明是使机器

有个预热的时间，然后又进来喊话，使人猝不及防……

虽然说，轻易怀疑某个人是不应该的，但在一个新的环境里，轻信，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或麻烦。

方菲和裴佳刚刚跨出门槛，一个五十多岁的人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。

“二位是市里来的？屋里坐！”他说话瓮声瓮气，直去直来，一听就知道是个烈性汉子。

“得雨，你叫喊什么？我就在旁边的农机站嘛！”他一边数叨着田得雨，一边搬过两把椅子，请方菲和裴佳坐。

田得雨把方菲的介绍信递给大队书记李九龙，便默默地退了出去。

李九龙看了看介绍信，又打量了方菲和裴佳一下，长长叹了口气，说：

“教训哪！大队出了这么严重的刑事案件，我这个当书记的，有责任呀！县委年初就布置了，要搞文明村，抓思想教育，我心想，这不是三天两早上能办好的事，慢慢来吧！谁想到，我慢他不慢！动刀子啦！出人命啦！那松林是个多好的孩子，就这么凭白无辜地……唉！……现在用上那句话了——后悔药难吃呀！”

他沉吟片刻，提高了嗓门说：“亡羊补牢，犹为未晚！我把大队干部都派到东边大辛庄学习先进经验去了！那是县里搞的建设文明村的试点儿！当然，惩办凶手的事也得办！你们来了，好呀！有什么要求，就说！大队一定支持你们的工作！”

快人快语，说得方菲心里热乎乎的。她告诉李九龙，虽然李振春已经在押，有些情况还需要再深入调查一下。

“好哇！”李九龙十分痛快地说，“需要找谁谈，我去给你们叫！”

“我们想先找找田翠兰，最好能到她家里去谈谈。”

“行！我领你们去！”

五

李九龙领着方菲和裴佳往村东头走，穿过两个胡同，有个人从后边追上来，说是县里来了电话，有要紧的事要找李九龙。

李九龙只好指着不远处的一条小胡同说：“进那条胡同，第三个门儿就是田翠兰家，你们要是还有什么要求，回头再来找我吧。”

李九龙说了几句抱歉的话，便转身急匆匆地走了。

方菲和裴佳刚拐进那条胡同，就看见田得雨正从一个门儿里走出来。他见方菲过来了，便把头一低，转身往胡同的另一头走了。

方菲留神一数，田得雨正是从第三个门里出来的！

他这个时候也到田翠兰家来干什么？

等走到田翠兰家门口，又见一个十七、八岁的姑娘，从里面撞了出来，她虽然低着头，方菲还是看出，她的眼睛有些红肿，显然是刚刚痛哭过一场。

方菲来到门前，叫道：“田翠兰同志在家吗？”

叫了几声，听不见回答，方菲便向屋门走去，还没踏上台阶，她已经看见了呆坐在房里的田翠兰。

方菲紧走几步，推开了房门。

“你是翠兰同志吗？”方菲轻声问道。

翠兰点了点头，既没吭声，也没有站起来。

“我们是检察院的，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。”

面对这苍白憔悴的姑娘，方菲一时不知该用什么话安慰她才好。

裴佳掏出自己的小花手帕，递到翠兰面前说：“擦擦泪吧。”

方菲自己搬了个凳子，坐在田翠兰身边，说：“姑娘，你有什么难处，跟我说说好吗？我们虽然是头一次见面，可我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成跟你毫不相关的外人。申张正义，惩罚罪犯，是我们的职责，你的仇恨就是我的仇恨。”

听了方菲的话，田翠兰双手捂着脸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方菲一面安慰田翠兰，一面环顾着屋里的一切，她注意到了两个情况：

镜框里有一张八寸的合影，合影上有田翠兰母女，还有田得雨及那个哭着跑出去的姑娘；

在堂屋左侧，有一扇通往西屋的门，这门紧紧关着。

方菲借着拿暖瓶的机会，走到那门旁，悄悄地推了推，那门却是从里边插上了的。方菲马上想到：有人在西屋里躲着！

是什么人躲在这里？

方菲眉头一皱，突然，一个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了——

田翠兰一下子抓过了裴佳摆在桌上的记录纸。

这动作来得那样突然，以至裴佳来不及做任何思考，便伸手要去拉田翠兰。方菲却对这一切做出了疾迅的反应：她用胳膊挡住了裴佳，并把自己的钢笔递到了田翠兰面前。